

中国文联出版社

张守志 著

天 井



张守志 著



天井

ABZ 37/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井/张守志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

ISBN 7-5059-2668-3

I. 天…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3949 号

书 名	天 井
作 者	张守志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责任编辑	詹之燕
责任校对	田晓梅
责任印制	胡元义
排 版	北京佳顺激光照排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47 千字
印 张	12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850 册
书 号	ISBN 7-5059-2668-3/I·1994
定 价	18.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内 容 提 要

小说描述了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一个贫困县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塑造了县委书记、县长等性格不同的人物形象。通过台胞捐资助教、兴建天马拖拉机厂、抗洪抢险、修筑公路，水利冬修等故事，展示了诸种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感情，揭示了新时期的人际关系和矛盾冲突，疾恶扬善，讴歌正气。

古代军事上称四周高峻中间低洼的地形为天井。《孙子·行军》：“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

——作者题记

第一章

这一年的秋天。

地处本省西北边陲的天井县仿佛一下子成为众目睽睽璀璨瑰玮的明珠。土里土气的小县城一扫昔日的传统本色，展现出妖娆妩媚潇洒多姿的现代风采：五颜六色的彩旗，光怪陆离的装璜，流光溢彩的霓虹，袅袅娜娜拖着广告标语飘带的彩色汽球，舞厅、彩扩、桑拿、电脑、美容、卡拉 OK 等大城市流行的时尚景观应有尽有，比比皆是。有的几乎原模原样原汁原味的搬过来。除了规模等次上有些差异，其种类之齐全，名目之新奇，气势之火爆不亚于称雄沿海的佼佼者。

但是，更令人刮目相看回味无穷的还是刚刚结束的县三千会议。那些天，不要说小县城动地山摇红红火火，连省、地新闻媒介的目光也纷纷投向这里，会议消息、新闻特写、录音专访、电视专题……各尽其能，竞显风流。虽然各有所长，目的却是共同的，不论是画面或文章其重点几乎都集中在一个人身

上——新来的县委书记石岩同志。

水有源。树有根。这里面自有来龙去脉。

“新官上任三把火”是石岩上任伊始反复琢磨的问题。怎样把火烧起来呢？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他打定主意利用传达贯彻地委扩大会议精神的机会，精心组织召开一次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大学刚毕业那年正是“四人帮”大造革命舆论的高峰期。那时他曾在一个公社里搞过一年的通讯报道，从理论到实践对宣传舆论的威力深有体会。为此，筹备会议时，他特地向有关人员强调三点：一、会议的规模要尽量大一些，参加会议的人员要尽量多一些。二、会议的气氛要隆重、热烈，不同寻常。三、组织精兵强将搞好会议的宣传报道。他特地暗示，要不惜血本上省报、省广播电台、省电视台。

经过一阵紧锣密鼓，三千会如期召开。全县从行政村、乡镇到县直部门的头头脑脑在五千多沿街排列的中小学生们鲜花、欢呼和锣鼓声中列队进入会场，两千多个座席的大戏院被挤得满满的。欢声笑语，热气腾腾。照相机、摄像机的闪光灯、碘钨灯闪烁，交相辉映。外面，重新粉刷的临街墙壁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口号。街道上空排列有序的架起一道道赤红的横幅。县委、县政府、宾馆、大戏院和各大机关的大门两旁都竖起十来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分外壮观。特别是中午，大街小巷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流，此起彼伏的乐曲，如醉如痴的喧哗……整个县城都沸腾了。乍看起来，这好像有点反常，但这里人有个老毛病，什么东西包括过去曾经厌恶甚至极力反对的，只要过一段时间，淡漠了，忘却了，重又出现时，大家仍觉得有点新鲜，不但会欣然接受，有时还会拍

手称快，赞不绝口。这一次也不例外，很多人都来凑热闹，看稀奇。

会上，石岩发表了一个精彩的讲话。他的嗓门高声音宏亮，每句话甚至每个字几乎不用麦克风也能送进与会者的耳朵里。县广播电台实况向全县转播，全县城乡近万只广播喇叭一起开动，从上午8点一直持续到12点多，字字句句都响遍每个角落。

石岩的报告比较注意政治上的深沉和语言上的逻辑性，更注意声音的抑扬顿挫和高低快慢，节奏感比较强，除路线、方针、政策等照本宣科，认真阐述外，一般工作方面的内容他都要联系实际，声情并茂，极力表现出一个领导者政治上的敏感成熟和工作方法上的老练与灵活。最精彩的是讲到关键的地方，他不看稿子，出口成章，有时不是欠欠身子，环视一下会场，就是打着手势，神采飞扬地引出个什么典故或特殊事例，绘声绘色，淋漓尽致，极富感染力，搏得场上一阵又一阵掌声。接着，县广播电台，县电视台又用综合、特写、专访等形式来来去去反反复复，将会议，其实是石岩的声音和形象的宣传推向一个个高潮。不久石岩的名字在全县便家喻户晓，老幼皆知。而且，通过电视荧幕，他那精干潇洒的身姿，睿智莫测的神采以及口若悬河的应变能力不断嵌进人们的脑际。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人们三五成群地感慨、欣喜，议论的场面。从大多数人的神色和谈话里可以看出，好像老天真的给这个多灾多难的穷地方降下个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活神仙。省报、省电台、省电视台也纷纷使出看家本领把天井县，特别是把这次三千会捧上了天。然而知道内情的人透露仅这三家新闻单位天井

就花了上万元。有人背后议论，是三千会开创了石岩前程的新局面……

二

天井县是个贫困县，不但是省、地扶持的重点，在中央也能挂上号。全县一百多万人百分之九十五靠种庄稼吃饭。民以食为天，发展农业生产便成为县里工作的重中之重。省农学院毕业的石岩到这个县工作称得上得天独厚，憋了十几年的才气真正有了用武之地。他原来在地区一个部门任副职，那滋味用他自己的话说跟喝白开水差不多。眼看和自己一样条件的同学好友通过各种途径一个个都上去了，而自己却仍在徘徊。如果再不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就像坐班车一样晚一趟抢上位就晚些时候到达目的地，甚至永远搭不上，造成终生遗憾。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他欲展不能的时候，上面来了新精神，提出思想要再解放一些，胆子要再大一些，步子要再快一些。为了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地委决定从地直机关选派几位拔尖的人才充实县、市领导层。当时按家庭的实际情况，他有些犹豫。就地竞争吧，又条件不够成熟，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他心一横干脆采取迂回战术。为了防止夜长梦多，他来个先斩后奏，干脆不和家人商量，毅然摘取天井县委书记的桂冠。红头文件公布后，他才装着无可奈何的样子对妻子金萍说：“地委要我去天井县当书记，家里的担子全靠你了。”

“去去去，别卖关子了！……”金萍好像早猜到这一天。不过她没料到会来得这么快，“别说到天井，就是到天边俺也

不拦你，不过……”她瞟了石岩一眼，见他故作镇静，吃吃在笑，也讪笑道：“俺可要有言在先，小心你那一手别玩漏了，让我和孩子陪着现鼻子现眼！”

“你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石岩板起脸；“娘儿们就是好神经过敏，胡子快白了，还陈芝麻烂豆子的没完没了。”

“亏你说得出口！”金萍一本正经地：“我不是小心眼，俺是怕吃屎的狗……”

“好了，好了，”石岩摆摆手，嗔怪地瞪了金萍一眼转身向外走去。

金萍不由自主地微微打了个寒噤。下意识地感到他那一瞪眼是他们结婚二十多年来从没有过的。过去他也曾瞪过眼，还不止一次，然而这一次却不同寻常，有点儿火辣辣的。

三

县长乔益春比石岩小几岁，刚刚四十出头，身材魁伟，黧黑的脸膛，以稳重见长。他是个从基层摸爬滚打炼出来的领导干部。小时候，父母双亡，靠姐姐拉扯成人。大学毕业要求回乡务农，从生产队干部一直拱到县里，地地道道的一步一个脚印，刚刚正正的硬汉子。他比石岩来天井早半年，文件公布后，他三天之内就办清了所有公的、私的、大的、小的以及针头线脑的一切手续，老婆孩子一窝儿端了过来。两边要接送的同志还没有准备好，他已经到天井报到。第四天，便和政府办公室的一位秘书骑着自行车下乡搞调查研究去了。等县人大的法定程序公布时，他已经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当时人们褒贬不

一，有的说，乔县长带来了当年焦裕禄的好作风；有的说，都啥年头了，还这样小家子气，看来念不了大经……

半年后，轮到石岩上任时，当时乔益春正在省里开会，家里的工作由县委副书记叶长兴主持，虽然只是临时性的。新书记上任，他认为这种事有粉得搽在脸上，他特地派了两辆小轿车，自己乘一辆专程在县界相迎；另派公安、交通的领导随同负责清除路障和安全保卫工作。地委组织部也派了一位副部长送行。专车未到，全县乡镇和县直部委办局的主要领导已云集于县委小礼堂等候新书记。车队进入县城所到之处燃起一串串鞭炮，排列在县委、县政府大门两旁的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孩子们随着欢快的乐曲翩翩起舞，其情其景可以与迎接国宾的场面相媲美。事后听说由于组织工作未搞好，不但燃放鞭炮时炸伤了两个人，还因为当时天气尚冷近百名小朋友患上了感冒，仅医疗费就花了两万多。加上吃喝招待，全县少说也用去十来万，一时又引得人们一番议论。有人说，这种大少爷作风折腾下去，我们有喝西北风的一天。也有人说，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没有大少爷哪来的大老板呢！打肿脸充胖子又有什么了不起？！

生活往往就是这么滑稽。

四

更带戏剧性的事还在后头哩！就是在那次不同凡响的三千会上，石岩在讲话中曾经津津乐道地提出一个新观点，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各级领导不但要学会挣钱，还要学会花

钱，哪怕花空了，冒了一屁股债，也不要怕。口袋里没钱就会逼着你去想办法。挖空心思，不择手段，这就叫主客观的相互作用，也是市场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他像说天书一样，云里雾里侃得人们个个都睁大了眼睛。病孩子最害怕鬼叫，长期禁锢在计划经济的人刚一接触到这种新理论，不是饥不择食，便是形而上学，会后一些人只记住了“挖空心思”和“不择手段”，而忽视了市场经济关键是“发展”这个根本，导致了許多乱子。

石岩是不怕乱子的。后来有人反映到省、地有关领导，因为属于理论范畴的问题，省里一位领导批转省一家理论刊物，这家刊物的主编亲自带着两位专家前往与石岩商榷。来人刚提出个引子，石岩便一口否定，他义正辞严地：“我在三千会上的讲话有文字稿，白纸黑字，空口无凭，简直是放屁！”

这件事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经他这样一火，反使对方下不了台，那主编尴尬地：“我们只是按照领导的指示与您交换一下意见，没有其他意思。”

对方亮出底牌，石岩更不退让：“我不是搞理论研究的，不讲究这个论那个理，只注意实际效果！”

和主编一起来的一位专家见石岩不识抬举，便一针见血地：“你不要以为你的言论没什么恶果，做为一级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你应该清楚你们县近期发生的几起经济案件与你在三千会上顺嘴开河有直接关系。”

“你有根据吗？”石岩洋洋得意地追问。因为他清楚的记得他的那段讲话没有印成文字稿。

“有！”主编严肃地。随手从黑皮包里取出一盒录音带送到

石岩的眼前，“这是我们根据群众的反映从你们县广播电台借来的原始录音带，不信你可以听听。”

石岩一时语塞，像泄了气的皮球，斜靠在沙发上。

五

让石岩头疼的事远不止省里的来人。这，对他来说，仅是一次失误，有惊无伤。

当他刚刚送走省里的来人，就接到妻子金萍火急火燎的电话“……小伟，他，他进去啦！……”

可真是劈头一棒。石岩有两个孩子，都是男的。小伟是老大，初中未毕业就不上了。老二还小，正上小学三年级。关于小伟过去曾多次请有关部门的同志关照。不然可能已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但是，这一次……他不敢想下去。

当晚，石岩就马不停蹄地赶回家里。

他住在原来单位的宿舍楼。因为是第三层，车子一进大门就能看见三室一厅的房间灯火通明。不需石岩事先交待，司机许朋将小车直接开到楼下才停。长期给领导开车的人大都能摸到主人的一些生活规律和习惯，不然就开不下去。石岩要车时，许朋刚吃过晚饭，他原以为书记正在开常委会，不会外出，便心安理得地看电视。他从县委办公室主任尚文中电话里的“书记要回家”五个字中已付出此行的分量。加上，从上车到下车，一路上石岩一句话也没说，他沉着脸，不吸烟，也不瞌睡，头贴着靠背，仰着脸，时不时用手拍着脑门子，好像聚精会神地思考着什么；稍许又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不时瞅瞅

车速仪，红针已经划到120迈了，还噓噓地出着长气。照往常的经验，许朋小心翼翼地将车停稳。

“我先上去！”石岩的腿还没迈出车门，先进出这四个字，意思是你就在这里委屈点吧！

许朋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半天只好说了个“好！”

石岩推开虚掩的保险门，屋里正坐着四五个亲戚或要好的人在低声细语地劝说妻子金萍。大家本来都压抑着，见他阴着脸进来，也都没敢打招呼，他好像看也没看大家，径直朝内室走去。

金萍见丈夫到来，憋了老半天的气、恨、丑，像决出闸门的洪水一样“哇！……”地哭起来。

石岩从室内跳出来：“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嚎！”

金萍立即止住哭泣，心里暗喜：我就是等着你这句话哩！

接着，大家七嘴八舌将听来的关于小伟被拘留的事说了一遍。

石岩皱着眉，沉着脸，只听不语。当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他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不紧不慢地：“什么宿奸嫖娼，有的老头子不是大明大白地在高级宾馆里搂大闺女吗？”

金萍哭丧着脸：“奶水子没干的孩子，说出去，不好听啊！”

有人马上附和：“是，是，……”

“那又怪谁呢？”石岩见由阴转晴的妻子好像也不以为然，一股无名的火升上来，责备道：“整天不是跳舞就是打牌，看录像，能管好孩子吗？”

“尽说鬼话！”金萍岂甘示弱，她立马拉出个大吵大闹的架

势站起来，“你说得倒轻巧，屁股一拍去当官，把个孽障甩给我，胳膊腿都在他身上，我能整天跟着！”

在场的人连忙相劝，都说孩子出了事，做父母的再吵也没用，还是尽快想想办法才是。

不要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是单独较量石岩也不是老婆的对手，不仅他自己明白，连经常往来的亲友也知道。这会儿石岩只不过想在大家面前做个父母官的男子汉的样子看看，金萍哪里会买他这一套。

当晚，石岩给地区公安处一位家住天井的副处长拨个电话，对方立即答应明天就让石小伟出来。不过那位副处长也附加了一个对石岩来说只算是微不足道的条件，请将他一个在乡下教小学的小舅子调进县城党政机关，石岩一口应允。

当室内风平浪静后，石岩才想起楼下的小车和许朋，他打开窗子朝下喊：“你回去吧！”

蜷缩在小车里的许朋神经质地看看表，已是凌晨两点了。

这一夜，石岩和金萍都没有睡好觉。开始他们为儿子的事再次发生争执，继而商量搬家。

争执什么呢？石岩还是怪老婆没有管好儿子。而金萍当然怨他不该往下跑，就是当跳板，也不应找个穷地方，提起簸箩米动弹，没完没了。

俩口子虽然无话不谈，但石岩当时选择的确没有向老婆说明白。同时一时也无法说得明白，只能用实践让老婆慢慢明白。当初，领导找他征求意见时，还有另一个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县供他选择，而为啥他偏要来天井呢？他当时对领导的表态是“愿意到条件差，比较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如此境界，讨

得地委领导异常欢欣；后来，在县三千会上，他的解释更令人震惊，他拍着胸膛慷慨激昂地“誓与一百多万父老乡亲同呼吸共命运，脱贫致富奔小康！……”不过，说归说，做归做，到任快一年了，还是一个人吃住在县宾馆里，让明眼人难免有点儿心凉。

事实上大伙儿心凉并不是多余。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天，七八十个星期日，星期天休息天经地义，加上其他节假日和到地区开会，大概总共有一半时间不在县里。这样的遥控指挥能指挥出丰产丰收，脱贫致富吗？再说从地区到天井一百多公里，车接车送，光汽油也得烧它个一万多公升，每公升按两元计算，这个连小学生也能算得出的数目字的概念又是什么呢？

“吹毛求疵！”石岩曾经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批评这种品头论足的自由主义，“书记是领导，领导也是人么！人都有七情六欲，回家过星期天是人之常情，来去坐小汽车是应享受的待遇，也是工作需要嘛！……”

鼻子大压嘴。到底什么是公什么是私，谁也难说得清，谁又能敢公开与领导辩个高低？

不过，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有两重性，甚至多重性。只要是神经正常者，往往又都将那不能公开的一面隐蔽起来，这大概也属于隐私的范畴。

石岩当然不会例外。他到天井来的隐私可以用深思熟虑来概括。首先是地理优势，天井地处偏远，是有名的贫困县，县内不但有一条穿越四省的大河，而且还有一座关系两省四县人民切身利益的节制闸。每当洪水来临，特别是决定是否开闸的

关键时刻，地区、省，甚至中央的领导都要亲临现场。这看来是灾难临头，甚至会危及生命，实际上正是表现一个领导者才能的关键；其次，中央最近连续发了几个文件，比较重视贫困地区的工作，省里、地区的头头也经常往贫困地方跑。虽然工作难度大，但也最容易接近领导，也最容易被领导发现，只要工作有起色，不会当无名英雄；再其次，贫困地区的文化教育都比较落后，人的素质相应地较差，落后的、消极的、腐败的……他总结的最根本的经验是，近年来凡是到天井工作过的书记、县长离开这里时都是更上一层楼，有的还越级提拔到省里担任重要职务。

六

搬家的事，对金萍来说一拍即合。这里面又有三层意思，一，从地直到县城，可以说是放弃优越条件到较差的环境里生活，表现出支持丈夫工作，乐于奉献的精神；二，河小不等于水浅，庙旧不等于僧穷。从石岩当书记至今，她接待的络绎不绝的送礼者说明，那里的潜力比富裕的地区也不差。而且来者往往从一楼层层往上找，问得上下左右都不安。据说天井那边的住处是个单门独户两层楼房的四合院；三，大儿子小伟与一帮流氓打得火热，难以自拔，趁此可以改变环境。遗憾的是，搬过去她和他都失去了生活里的“自留地”。

石岩的确不情愿搬家。

但不搬又确实不好，儿子的事固然重要，还有比儿子更重的事。地委一位负责同志已经找他谈过话，领导虽没有直说，